

蘇州文獻叢書第四輯

王衛平 主編

祝允明集

下

【明】祝允明 著

薛維源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蘇州文獻叢書第四輯

王衛平 主編

祝允明集

下

【明】祝允明 著

薛維源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枝山文集

《枝山先生詩文集》，老朽手錄以贈內翰衡山先生，少申微意。
嘉靖甲辰四月十日，謝雍，時年八十一歲。

《枝山先生文集》殘本二帙，乃文氏故物。余得之朱之赤家，閱至卷末，知爲先朝老儒謝雍手書。集中有《贈謝元和序》，以爲通家之法，幸而存者，即其人也。觀其汲汲傳錄父友之文，毫而不懈，信乎無愧斯語，後來者摩娑此編，其亦當恥爲偷薄也夫。辛巳春日何焯書。

明 史 本 傳

祝允明，字希哲，長洲人。參政顥之孫。弘治五年舉於鄉，久之不第，授廣東興甯知縣。捕戮盜魁三十餘，邑以無警。稍遷應天通判，謝病歸。嘉靖五年卒。允明生而枝指，故自號枝山，又號枝指生。五歲作徑尺字，九歲能詩。稍長，博覽羣集，文章有奇氣，當筵疾書，思若湧泉。尤工書法，名動海內。好酒色、六博，善新聲，求文及書者踵至，多賄妓掩得之。惡禮法士，亦不問生產，有所入，輒召客豪飲，費盡乃已，或分與持去，不留一錢。晚益困，每出，追呼索逋者相隨於後，允明益自喜。所著有詩文集六十卷，他雜著百餘卷。子續，正德中進士，仕至廣西左布政使。

先生文集四卷，係老友謝雍手鈔，向無刊本，包子丹廣文舊藏物也。茲蒙慨然見贈，用付手民，俾公同好，工竣之日，敬錄《明史》本傳冠於簡端，以見先生梗概云。同治甲戌季冬之月，族裔祝壽眉謹識。

序

往年，吳中重修唐六如居士桃花仙館，而以祝京兆、文待詔兩公附祀。余爲題四絕句，其一云：“重將祠墓訪圖經，三百年來夢墨亭。仙館桃花還似舊，草堂何處問懷星？”蓋深惜京兆之流風餘韻，不可復見也。越三載，而京兆之族裔紆庵大令，以《枝山文集》殘本四卷見示，乃明嘉靖中謝君雍所手錄，以贈文衡山先生者。謝君字元和，集中有《贈謝元和序》，盛稱其“能子能友”而期以德業大成者，即其人也。寫此時，年已八十一歲。筆墨黯淡，編次不苟。洵舊帙之幸存者，紆庵因錄副本，付之剞劂，而問序於余。余惟京兆與六如居士齊名，六如以畫傳，京兆以書傳。然六如詩文率易積唐，不稱其畫；而京兆之文，則戛戛獨造，猶有古作者遺意，詩詞亦清麗可誦，在明代詩文中，不依傍門戶而自成一家。視六如居士，殆有過之。《四庫全書》收《懷星堂集》三十卷，今此本止四卷，非其全者，故止云殘本，然記傳雜說詩詞無所不備，讀此亦可見《懷星堂集》之大概矣。謝君以通家子弟，垂暮之年，手錄其文；紆庵以三百年後裔孫重刻以行世，是皆可風也。海內好古之士，不能盡見《懷星堂全集》，而獲覩是編，則京兆之流風餘韻庶幾其不沫矣。光緒建元之歲秋九月，德清俞樾。

枝山文集卷一

記

五 后 小 紀

東 方 萌

右一后字萌，姓東方氏，青陽人，帝命爲仁王氏。萌之狀，曲直不一類；其支甚繁，散處天下，才不才各異。然咸能分布文章，氣勢蔚密，卒多有成實，人因得以爲溫飽。又善與其類相支柱配合，以蓋覆包藏人，并給人用。要亡媿於其官。及其不德也，則奉人體骸，而或致死。

南 融

右一后南氏，融字，居朱明之鄉，帝官之爲禮師。其性翕翕，善凌人。形大，赤而輕揚，託物引類以自達。然克受制，能熟物之生，而煦其寒，通明整齊人也。至失制，則大狂逸，童山林宮車，殘人之生并其軀。

西 門 收

收，白藏產也，氏爲西門，帝命司代之義。然收性不肖，始受

命，即隱匿象貌，往往伏頑山怪石間，不肯與四后偕，濟生民。民欲得之者，盡勞力收，乃始出。復自分其族爲五，形色各異，中黃與白者尤惡。四后非二惡族弗可致，即其三族亦然；人得二惡族則生，弗得則死。然二惡族善移人性，惟聖哲能守；自餘人得者，貪虐詐傲，愎忍繆吝，凶淫逆亂，無所不至，以抵于死；弗得者疴天姦偷，忿悖鬪殺，亦抵于死；是其死恒過生。其極也雖已形貌，亦隨人僞造，以欺帝之民，與其所官司正反。蓋天下之多亂，惡而寡治，善者往往以收；故其帝之不才子與？

北 宮 元 冥

右號元冥者，帝之嗣胤子，生元英之府，氏曰北宮。五后未建，而先生后；及生，形質與四后異，瀕浩混洞，溟茫空漠。其溥濟生品非一二，事功之在天地，至宏矣。帝常命爲靈知丈人，亦崇盛矣。而或反德，則亦能没人物返於無。

中 黃 泰 元 后

右中黃泰元后者，帝之妃也，位與帝儷，顓信不二，帝始不臣之。后以陰陽之義與臣偕，推其餘力以濟烝庶，示爲臣之道。帝從其志，與四后並號，而民不敢褻，故稱泰元后云。中黃蓋其氏，其居不偏，包載四后之處。功德博厚，無得而稱焉；或有小異殞物，非常也。

秀光曰：五后，帝命以生人，人不得五后，不生久矣，而紀者數不滿焉。予觀其說，咸有殺人之道；蓋悲夫五后者以生人，而人失其制以自殺也，五后其何過焉？至論黃白氏，益歸於惡要激反，故云。

畫 魚 記

略，見《祝氏集略》卷二十四。

舟中卧行記

比涉相川，夜未到，泊五濩小港內。寢至四鼓而寤，不復能合目，又爲蚊擾。起坐見月彩潔甚，回水文篷背，淅淅不停，興勃然發，推篷細玩月。又見浦樹蓊蓊，綠而蒨；因開酒自勺五卮，獨蛙聲略煩惱。又睡一覺，則舟方行，逼荻扁映，青生練幃。見天青雲淡，靚麗可愛；舟行搖搖，夾岸樹頭竹尾低昂。望際奴子整几卓供具，一人火倉理食，小奚童整齊書冊，舟工立船頭改密篷作高棚，景狀甚新脆。余意舒懌不自己，思它時景狀，亦自有可舒懌時，特意趣所契，便覺勝幾倍，亟披衣書記之。所恨文語局促，不能究所畜；又恨不能畫，蚤晚期一學之，爲後來寫勝計耳。五月十八日卯分記。

畸厓記

畸厓秋人也，夢而遇乎初冥。初冥弔之曰：“自予之離字也，而子曰與子同者，異也；子獨何所闕邪？”畸厓曰：“殊哉！君之問也，君初何如也？君以爲人之異子者，然也邪？萬物蒙蒙，吾且將誰同？萬物屯屯，吾且將誰分？其子異邪？人異邪？吾自受子之離也，而支疏益遙；吾受代睽張亦多矣。異哉！君付我以混然而值我以棼然也，譬之東馬之首，而策之西乎？厥亦左哉。亦甚也，君之虐我，雖然不足以戕我。李老生曰：‘知我希而我貴，我其貴者與？’何不繁知亦艱哉！子之執矣。悲夫！君尚奚問哉？”初冥曰：“子之言，其情與激與？”畸厓曰：“予亦情矣。”初冥曰：“吾畏子之情，而嘗諷子；子言則然矣，子其毋東乎？”畸厓曰：“然哉！”蓋畸厓於是愈睽張而靡遷焉。予醉乎二士之詞，於是焉記之。

如何生記

如何生始甚惡人稱別號，以爲一名而實不登，則過矣。號之孰

既？既忽自稱如何生，有問之。生曰“吾居世能如己情，不能以如人情。左一人違焉，則曰：‘知如之何？’右一事違焉，則曰：‘知如之何？’吾於彼知如之何？彼於吾知如之何？如何如何，卒無如之何也。如何生之旨，如斯而已矣。”

譙樓鼓聲記

略，見《祝氏集略》卷二十一。

魂遊曲林記

由城東南轉而東而北，茂草高樹夾而馳，喜境靈；最喜者，無逆懷人。噫，奇哉！人孰信茲奇之在城間哉？蓋靈心在前，境從之。心邪？城邪？境邪？三一矣；數仞之牆，豈能限吾靈意哉？

京遊五記并序

歲在戊秋，遊南京。路中觸景，忽有文思，輒成記語。通五節，皆車須驢背，及航楫間，一時之就，入旅即忙忙傳之筆札，固不及修潤也。歸將整之以寫出，心路覈切，遂不復加易焉。

蠅 蝟

夫蠅蝟之足，纖於秋毛，搏之不可得，察之不可見。並舉而摩之，疾則疾，緩則緩；舉則舉，止則止；百數不差者，以其本之齊也。人之成物，不整其本，而務大其施，以求成焉；其末愈重，其動愈括，極勞而弗效者，弗審夫蠅蝟也。八月十二日，呂城舟中觀蝟作。

曲 阿

蓊蓊樹葉，疊疊土石。忽而合，忽而開。當晡時，西陽映之，冉

冉拂人，如欲訴喜戚者。肩輿過其下，往往入懷抱，掠手面，侵脛趾；意之所涉，便似骨肉。如吾在鄉山中，或間有經閱數次者，便似友契；此境亦過六七，木石輩豈亦熟識予乎？得予之中懷乎？不知吾戀而不棄如此，豈曾通詞於吾默默地邪？凡物於人，未嘗無感通處也。此在句容縣治後，九月二日。

牛 鳴

以脰鳴可嗜者多也。余所以嗜於牛鳴者，或作“予所以於一元大武云者”。殆亦不能自曉邪？往在壟上谷間，亦恒得之。今行途接響不斷，不覺其生愛也。渾而不嘎，含而不徹，圓而不破，錚乎，堂乎，其類黃鍾邪？鶴之清越，猿之哀怨，百蟲之悲悅，豈特牛邪？自會心而領之耳。彼如驢號，猶蒙晉賞，牛何有於不宜。嗚呼！特不知鳳凰之音何如？十三日，丹陽郭裏。

澗 聲

出句容西門，五鼓未絕，月白過晝，照山坡，晶然蒼皓。漸漸升高原，出一林，忽然澗聲來左畔，視之長白若引，研綃滾動，銀帶飛繞。斯須，跨小石版。版下正三流合而分處，響益振烈，若萬馬蹴馳，空冰而加瑩；若椎碎玉山，墮落海瀨，而稍實厚；且接韻一永，無少斷續。信哉！天聲之靈奇，不可得以世物譬也。四際惟山與石與草樹，不復見世上煙火巢穴，出駐聆少時，萬想俱忘，恍惚在仙地，更若悚懼者。因思夫履茲境也，能易人爲仙；所以罷者，前之來以穢界，後之往亦穢界，不能退脫聚屬，不能進獲梯磴耳。使無四望累，更何辨而不是神真乎？使即此而業，日不出淹，定如十日頃，亦必勝在屋子下百年乎？十四日。

捕蚊

余善捕蚊與擇虱，擇虱限於目，十失一二；至於捕蚊，百二耳。謂伺嚙不失期時地，安而顓，毋縱心於獲耳。可以爲禽盜之法。四日，毘陵道中。

伯時父史圖記

略，見《祝氏集略》卷二十四。

古彝記

古彝高六寸有九分，脣徑尺有四寸四分弱，厚分有半。其外微捲，脣以下作疊腹，上二寸有半，下之而不及九分。分之七中爲束文，兩上五分，下不及一分有奇，兩束相距如下束之度。兩耳作象鼻，而其末作亞下垂形，起上腹以抵腹盡。耳出於鼻二寸有四分，上腹微窪，下乃斂爲規足。足高僅三分，徑七寸二分有六釐。內外通爲深綠色，朱斑浮翠，隱起雜碎。扣之聲類陶瓦而殺以實。下腹少損，一處有補，齊彝大槩如此。太原王淶寶於家，使某記。某愧陋淺，弗能識決其世，相與審之，蓋殷物云。若夫彝之所以爲人寶，與所以可寶，與王子之所以當寶而永世弗遷者，王子日對彝，當諦觀而自得之。

葛氏遺墨記

右《葛氏遺墨》一卷，謝先生應芳而下十有三人，爲詩各一章，以贈江陰葛侗，其叙亡；蓋侗來吳，諸君餞送之什也。其稱侗，類言養親避亂，假天官之學，以全其志。余聞諸其五世孫宏云：“侗，字天民，世居江陰之青陽。至正丁酉，辟兵長洲，入皇朝，遂占縣籍。讀書通《周易》。洪武二十四年，辟人材，授大理府同知，尋辭歸，教

授于鄉。卒于永樂間。當時故物，意者尤多，久而漸亡。此卷宏兒時於他房見之，既而爲一浮圖師取去，近宛轉復歸於我，惧其重有失，願記而藏焉。”又曰：“茲卷之外，則有世譜甚遠，亦存諸他房，今其副猶巨冊一。”予索檢焉，乃知葛之爲族大矣。譜凡二十一世，始諸炳，蓋唐德順時人，本居江都，孫儒、楊行密之亂，遷江陰。今別有吳興、廬陵諸派，與長洲，皆江陰別枝。而長洲之先多顯者，其最如清孝公書思、文康公勝仲、齊國公立方、文定公邲，事多載國史傳記。宏則文定十世孫，炳二十一世孫也。宏之胄亦華矣。嗚呼！寶玉大弓之失得既重，本系譜牒之守，顧不尤重，宏事事也甚善，余故附著歸委，要其力於宏，宏必務守之，則尤善矣。嗚呼！要其力，又不在守之而止也。

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

略，見《祝氏集略》卷二十二。

再游福昌寺談卧記

略，見《祝氏集略》卷二十二，題作“再游福昌談卧記”。

游雍熙寺雜記

略，見《祝氏集略》卷二十二。

宋徽宗皇帝畫貓記

略，見《祝氏集略》卷二十四。

感 記

說日者曰余年三十四，更造運則達矣。以是多望新焉。壬子，

先一年而成名。癸丑，則入新矣。援漆雕氏旨，不北試。其春夏，有嫺屬者爲深誚侮，憤懣憤懣，予凡二病其體膚焉。秋冬罹行人得牛之訟，使所知豪傑喪氣，斯亦學道繆自過處之效也。今年之半，又以舊累米鹽之事相刻迫，而今日回瓢憲裘猶昔也。蓋三涉甲子，而苦極日重，平生有尺寸靈抱，其撓汨殆盡矣。嘻！可悲夫！立秋之夕，醉後極煩熱，中夜起坐，對燭久之，宛轉念及明日，營務不可一二計。一日之力如是，而方來也無涯；抑類多憂感，而寡安樂，無期功強近分治，更集侵毀，兀兀拊膝潸然！芒芒自弔，遠近孰同？我心長道之念，憂危思遠之力，得之久矣。懼其退也，因遽敷爲直談；談成欲號發而無人焉，面壁以語其影。

趙學士寫玉局仙小像記

右趙承旨子昂所作《蘇長公小像》一紙，爲高帽袷服，疏帶素履，手握曲竹杖，意度閒遠。旁題秦隸五字，曰“玉局仙小像”，蓋公嘗提成都玉局觀，故有“未似西歸玉局翁”之句，故題爾也。紙隅有承旨字及“松雪齋”、“天水郡圖書”等三印，今爲錢孔周所藏。孔周好古如飲食，凡有得必相示品賞。及得是，尤自愛寶，裝製甫就，亟欲有所標誌。夫古蹟之益吾曹者三，茲又益焉。一得師其藝；二多見聞，裨補學識；三蕩滌氛土，以清寧吾神氣。若茲圖之加益者，承旨之才技，與長公之聲操也。公自立峻朗，千載烈烈；承旨手段，足以流發之，是胡敢以無類妄加？然貌像寓歸，仰進風格，俾師古之力，堅以無止，則是其有功於孔周之勤拳焉，爲不負作者矣。

靈惠孝子周神侯感應之記

通於神明孝之至，陰陽不測神之謂。蓋人綱本乎天性，其力靡加；則正氣歸於元化，其靈不息。理惟貞一，事非眩幻，此靈惠侯昭

應之功，所以質幽明而罔間，合今古而有徵者也。原夫事親之典，允矣立人之極，冠領百善，貫通三才。故有水火不動，死植可移，辰告終空，期授藥號，莫不張天地之宏綱，作人倫之大勸。惟靈惠孝子者周氏，蘇之常熟人也。在宋以孝成神，事具公地牒書；發跡故存鄉邑，而餘靈孚於闔郡。郡城之祠，乃成化中重建，今吏部侍郎吳公有記存焉。弘治壬子，神降于衛百戶韓君之家，禱者歸焉，香火日熾。今歲甲寅十有二月，有市民女病，將禱于神，鄰民沈海，漫出沮辭；既而民竟積誠以往，因強海行。入堂久之，神先降筆，宜潔壇宇，撤俎穢，具素羞，斥冥悖，家悉遵行；而冥悖指海，海猶未寤。頃之逕運驚仆撲海仆地，書曰：“爾褻土頑氓，胡侮靈孝？”海作拒辭，神書曩沮之語而擊之，海始懼俯伏丐生，請瘞土肖神奉諸家，不許；請以木，不許；請以木主，不許；惟神之命，神數四竟答以弗信而不可許。於時韓氏及諸在庭，悉爲拜請不已。神乃書曰：“若心知矣。”海曰：“海愚民無知。今誠信畏，然所以奉神，百物既具。海貧拙將不知所圖，惟請手作立軸而奉請。”神即書曰：“然。”又曰：“汝爲乞祝允明文以來。”海請題旨，大書曰：“孝當竭力。”又曰：“汝語之，宜爲古文辭。”海拜受命。又曰：“宜廣軸大書，置吾堂，示諸禱。”神又曰：“若妻黃，病心于家。”因畀之符，令吞焉，海歸果然。於是鄉鄰羣黎，同然合誠，謂神之明烈如是，來致於允明。惟茲兩儀，具有元氣。氣所在者，上流風霆之教，下布川岳之法；明建孝忠之節，幽著祥殃之權；其鍾之物殊，其發之力一，今是矣。於是靈惠之氣，鍾發於孝，始降諸天，中形諸人，究永諸神，昭章精英，端固確直，孰得而侮諸？而細人昧夫，不達元理，是故明神布此大信。所以陰翼世典，恢闡天道，佑顯神行，表揭禍福，疏條善淫，惇示懲戒，使人知孝可以久神，悖則歸於速鬼。其與夫旌閭給復，象服刑弼者，推表裏而均流，協幽明而並運者矣。允明蒙鄙小子，荷神之休，謹踊崇仰，見懷思威，敢不速將高明，敷詔凡濁。於是謹露詞墨，揭

諸靈場，凡我邦人，其永事亡歟。

陳徵之藏宋元名畫記

略，見《祝氏集略》卷二十四，題作“陳氏藏宋元名畫記”。

皇朝名畫陳氏家藏記

荆溪陳君徵之好學博雅，生有愛畫癖，購彙彙時，既多，條理之，作大冊，舉先朝故迹爲二，皇朝益富別爲之三，使記其略。余不敏，稍以曲見，述而贊之。按冊自獻陵以下，楮素不等，皆小幅，不越尺許，通凡若干。其首宣宗皇帝捕魚圖二，其餘若毘陵王舍人芾、錢塘戴□□文進、莆田李畫史在、吳興張□□子駿、崑山夏奉常昶、錦衣石將軍銳、倪將軍□等，一代名筆皆在，而題咏亦皆當時諸作。嘻！其盛矣！古者藝皆有官，天下治則顯，亂則隱。其有生多事時，而以自發於幽，通於指掌間者，則亦有之。然未有重起迭出，章其蘊抱，而受知於上，備廷列，膺稱銜，烜烜遐久，如前數公者也。於戲！是有所自。蓋皇朝聖神接御，崇才悉能，文明之化，其流滂滂達至如此。於戲！徵之胡獨畫云六法十三科？窮精極微，敷華贊妙，不足以盡作者之意，請拜詣爲國家之頌云爾。

呂紀畫花鳥記

近時畫家以翎毛專科，稱南海林良以善；數年來有四明呂紀廷振，特擅花鳥之譽。林筆多水墨，寡傳染，大率氣勝質；廷振則兼盡之。蓋古之作者，師楷化機，取象形器，而以寓其無言之妙；後世韻格過像者，乃始以爲得其精，遺其粗。至三五塗抹，便成一人一物，如九方臯不辨牝牡，固人間一種高論；然畫如是，不幾於廢事邪？予不解繪事，不敢昌言之，特眼底管豹如此。友人陽羨陳君克義，

好振廷之筆，聚之甚富，令予題識。予時在其家，臨別持去，別後得此說，書以寄之。克義好之篤，則必有辨論，何日相見，試相與一陽秋。

夢 易 記

歲乙卯二月□□夜，漏下二十刻，夢與人談《易》，顓一籍相駁難。其籍舊刻本傳家者，曰陳宏，字載之，時以爲亦宋朱氏派也。講既久而謳謳未竟，忽一人從旁持予腕，大振之，遂魘而寤，時身旁乃小妾阿黃也，猶呼喚不已。余曰：“如何？”妾曰：“適先生寐中，口然而歌，妾驚焉，故振先生以寤。”余曰：“能記邪？”曰：“記之。”曰：“如何？”曰：“其詞曰：‘緼兮緼兮，《易》之門兮，會而通而，《易》之宗而。’至是故驚。”余聞之邈若異矣，漫記之。

動 靜 記

略，見《祝氏集略》卷二十一。

杳 冥 記

略，見《祝氏集略》卷二十一。

別 徐 子 記

祝子將如京師爲仕，過江陰別徐子曰：“君臣之道，立兩間不可易；雖然，求而應乃切。吾君以一人求四海士，勢何如哉？今至於是，不曰切矣；抑吾君之求臣以是，臣之應吾君亦以是，不得焉而已矣。得而不與初求與應一焉者，宜何以焉？朋友裨褻四者，徐子爲籌之，宜何以？徐子今先應初求，後一二月期，則胥違於京師焉。同仕謀矣。徐子籌得之，於時以語我。”